



艾明之 著

常青樹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第一章

严寒已经过去，春天开始了。

天高气爽，万里无云。到处是初绽的鲜花，到处是盎然的春意。就连黄浦江，好象也变得格外活跃了，无数船只——大的、小的、新的、旧的，穿梭似地来来往往。沿江两岸的码头上，堆积着山似的货物，码头工人快活地哼着号子，紧张地搬运着货物。

离开黄浦江不远，有一座小巧清静的楼房。这座楼房的门楣上，有一块木质的牌子：大沪钢铁厂疗养所。走进疗养所，眼前就是一块相当宽阔的草坪；草坪四周环植着各种花木。一位年青的女护士领着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太太，踏着小径走进来。老太太手里端着一只塞满了东西的搪瓷脸盆。

“洪师母，我帮你拿！”护士黄素贞伸手去接洪师母的脸盆。

洪师母躲开黄素贞的手，感激地说：

“谢谢，我自己来。”接着，她又抱歉似的解

释說：“全是孩子們給他爹的礼物，搞乱了，我連認都認不出来！”

“你真是有福气！”黃素貞說。

“福气？唉，淘气！……”洪師母嘴上這樣說，她臉上快活的神情却說出了另一種意思。

她們走進了病房。黃素貞在一個房間前停下，輕輕推開門：牀是空的，洪永祥洪師傅不在病房里。

黃素貞和洪師母互相對望着，兩個人的眼睛里都透出一個疑問：那里去了？

黃素貞走到隔壁房間，推開門，一個工人正在室內做体操。黃素貞伸伸舌頭，悄悄又退了出來。

黃素貞和洪師母又到另一個病房，房間內有兩個工人正在研究一張圖紙，聽見黃素貞她們的腳步聲，趕緊把圖紙翻過來，這一面却是棋譜。

“你們在干什么？”黃素貞問。

“下棋，解解悶兒。”

兩個工人中比較瘦的一個說。

“可不許再研究什麼合理化建議啊！”

“放心，圖紙都扔的不見啦！我走馬！”另一個立刻接嘴說。

“你們的話，我可不信！”黃素貞說。“沒見洪師傅嗎？”

“沒来过”。还是比較瘦的那个工人說。“当头炮！”

洪师母气鼓鼓地叹了口气。

在走廊上。洪永祥洪师傅站在用桌子和凳子叠起来的高台上，正在修理一个大鐘。

洪师傅一面修，一面自言自語：

“这些採購員的脑袋，得用汽油好好洗一洗。自己造的鐘不买，偏去买什么外国貨。沒出息的！吃里扒外的！自己造的，再不好也是自己的！外国貨再好也是別人的！这些蠢东西，脖子上长的不是脑袋，是西瓜！就不会好好想一想！哼，外国貨就一定好啦，看，不是快就是慢！送我，我还嫌累贅！”說得气愤，随手把鐘面上的玻璃也摔掉了，玻璃飞到园子里，跌的粉碎。

洪师傅望望跌碎了的玻璃，不滿地哼了哼鼻子，又繼續他的修理。——从袋里掏出一口小鈴，开始安装。

黄素貞和洪师母找得滿头大汗，从走廊經過，洪师母走不动了，就在桌子旁边的长凳坐下。黄素貞也坐下，两人都有些气喘吁吁。

“这老头子，上哪儿去啦，今天是他进厂第四十年，馬上党委書記还要来！他老人家倒不見

了！”洪师母悻悻地說。

“真奇怪，他能到哪儿去呢？”黄素貞也只能詭異。

一滴机油滴在黄素貞手背上，黄素貞詭异地望望洪师母，恰恰又有一滴机油，滴在洪师母額門上，二人一齐抬起头来，只見一个人撅着屁股在修鐘，但一时看不見他的脸。他們繞着桌子，看了半天，突然，鐘上的小鈴大声叫了起来，把她們吓了一大跳。

洪师傅抬起身，黄素貞和洪师母同时認出了他。

“洪师傅？！”

“老头子？！”

洪师傅要下来。

黄素貞慌忙說：“洪师傅，別动，我去叫工友搀你下来！哎呀！你怎么爬得那么高！”黄素貞急忙去找工人去了。

“你啊，老头子！”洪师母指着他罵：“生就的劳碌命！讓你來疗养，就安安份份休息吧，偏去修什么鐘，要摔下来那才熱鬧啦！”

“嘿，摔下来？几十年的活是白干的，那么容易就能把我摔下来！……”

鈴声繼續在响，許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

紛紛跑來。

洪師傅站在頂上，高興地宣布說：

“同志們，這個鐘已經修好了，以後管保比海關上面的大鐘還要准！鐘上面現在還安了一個鈴，以後起床、散步、吃飯、看電影、開晚會，就用不着護士同志一個個去叫喚啦！……”

那個比較瘦的工人大聲說：

“洪師傅，你好象要在療養所辦工廠啦！”

洪師傅說：

“那也不壞啊！我第一個報名參加！”

工人們都笑了，洪師傅準備跨下來。

療養所邵所長和黃素貞一齊急急跑來。看見洪師傅一步一步朝下爬，怕他跌下，慌忙叫：

“洪師傅，別動，千萬別動！”

洪師傅大笑：

“看你們怕的！”

他忽然一縱身，就象小孩似的竟然跳了下來。

護士們一齊叫起來：

“啊……”

邵所長奔上去：

“摔疼了沒有！”

洪師傅揮揮拳，踢踢腿，毫不在乎地笑着說：

“看，甲級品！”

周围的人又寬慰又快活的笑起来。

洪师傅回到自己房里，現在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了。

洪师母从脸盆里，把儿女們、朋友們祝賀洪师傅进厂四十年的礼物，一件一件抖开来給洪师傅过目。

“嘿，这几天大家見了我就說：替我問問洪师傅的好啊，他进厂四十年啦！有些人还送了礼来，都給我回了！就是自己儿女的，我可沒法回！”

洪师母打开一盒上海做的小枝雪茄烟：

“这是你大儿子明德送的，为了你这几支香腸一样的烟卷儿，他星期天跑了大半个上午才买到。”

洪师傅拿了一枝烟，放在鼻子上嗅了一嗅，然后滿意地点燃了它。

洪师母又把一个硬皮的筆記本遞給洪师傅：

“这是你女儿明珍送的。”

洪师傅撫摸着筆記本，打开来一看，扉頁上有几行字吸住了他的注意：

祝爹胜利地攻破文化堡壘，永远不做留級生。

你的女儿明珍。

洪师傅不滿地哼了一下鼻子，避开洪师母的眼

光，支吾地問：

“明俊呢，他什麼也沒有送給我嗎？”

“送啦！他沒有錢買，是自己做的。”

洪師母遞給洪師傅一個小盒子，洪師傅一拿，盒子里就嘟嘟嘟地叫了起來。

“這個小三不知道又要了什麼鬼花招！”

洪師母搖搖頭：“他不許我拆開來！”

洪師傅打開盒子，里面是一個人造衛星的小模型，衛星還會轉呢！

洪師傅又喜又嗔地說道：

“唉，這小鬼，功課不肯好好念，就知道玩，打球，胡鬧，今年畢業啊，我看他可不象會考上大學的樣子！”

洪師母不滿地說：

“看你，和尚還沒有念經，你就注定人家上不了天！……這是你的老伙計顧東林送的，我只帶了他這份禮。”

洪師母打開一個小紙包，里面是一條小表鍊。

“顧師傅說，你的表鍊斷了以後，他看你一直沒有再配上，他好容易找到一條跟你過去一樣的，就買了來送你。”

洪師傅把表鍊拴在自己的老挂表上，感嘆地說：

“老朋友，沒說的！他今天來嗎？”

“他沒說准，他好象有點心事，”

“他能有什麼心事，准是考慮大躍進的事兒啦！”

洪師傅還要從臉盆里拿什麼，半路忽然停住，指指窗外說：

“他們來啦，還有黨委書記！”

洪師傅站起來，急急忙忙走出來。

周書記和洪明德，洪明珍在走廊前下了自行車，看見洪師傅，連忙拉住洪師傅的手：

“洪師傅，恭喜你，進廠四十年，替國家軋了很多鋼，培養了很多入，不過很抱歉，我可沒帶什麼禮物！”

“周書記，你怎麼還有這個舊腦筋，一個工人在工廠里干了几十年的活，算得了什麼？可是，大伙兒又是關心，又是祝賀，電台還來了個大廣播，你這麼忙還抽空來看我，有什麼樣的禮能跟這一份比？”

“爹，班上的工人都要我向你問好，不是生產丟不開，大家都要來看你啦！”洪明德說。

“爹，我們班上同學還寫了一封聯名信向你祝賀哩！”洪明珍把一封信交給洪師傅。

“廠長今晚就要上北京開會，來不及來，他要

我代表他向你祝賀！”周書記說。

“謝謝大家，真是謝謝。……”多少年的辛酸回忆，猛一下都涌上心头，洪師傅激動地掉下眼淚。

“你怎么啦，撇下客人，一个人在哭鼻子！”洪師母斥責地說。

“对，对，老懵懂啦，請里面坐，周書記，邵所长今天特別讓我单独开了一桌飯，你就跟我們一起吃吧。”

“謝謝。”

“爹，这是周書記跟邵所长說的。”洪明德提示地說。

洪師傅一怔，然后拉住周書記的手：

“呵，周書記，党对我太……太……我真慚愧！……”

在飯厅里，大家都在等着洪明俊。洪師傅在室內走来走去，不时望着窗外。

“这小鬼不知道又冲到那儿胡鬧去了！我們不等他，先吃飯吧。”

“不，”周書記說，“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應該等一等他。”

洪師傅轉身問洪明珍：

“学校里沒有？”

洪明珍摇了摇头：

“我打了二次电话，都没找到。”

洪师傅气愤地顿了一顿脚，大口大口地抽烟。

在体育馆里，一场紧张的青年拳击锦标赛正在进行。

体育馆里挤满了拳击迷，他们都很年青，有一些还带着红领巾，他们拍手、顿足、呐喊助威，空气紧张得要爆炸。

在拳击台上，洪明俊和上届青年拳击赛冠军正在搏斗。在巧妙地闪过对手的一阵猛击后，洪明俊当胸一拳，打的对手俯下腰去。

洪明俊看见对方的脸苍白了，痛苦地痉挛，温厚的本性使他沒有继续攻击，他放下拳头，向对手走去。

场内爆发出一阵雷鸣似的呼喊，

“打啊，继续打啊，再一拳就可以把冠军夺过来啦；”

“别跑过去，打啊，一拳，只要一拳！”

洪明俊全不理睬这些叫喊，他扶住对手的肩膀，关心地问：“哪儿伤了？”

对手从胳膊下偷偷望了洪明俊一眼，突然挥拳猛击洪明俊头部。洪明俊踉跄几步，倒下。

場內飛起了憤怒的叫喊：

“不要臉！”

“不能算！”

“冠軍應該是洪明俊！”

裁判在計數：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

洪明俊掙扎着，他爬起又倒下。

裁判繼續數：

“六、七、八、九……”

洪明俊終於搖搖擺擺地站起，周圍响起了一片歡呼聲，掌聲。

對手趁洪明俊神志還沒有恢復，又是一陣猛擊。觀眾忍不住又憤怒地叫起來：

“噓！”

洪明俊挨了几下，眼角也腫了，但他沒有倒下，他突然咬緊牙，眼里噴出怒火，冲到對手面前，一陣猛擊，對手倒下了。

裁判員數了十下，對手還沒有站起來，洪明俊勝利了，觀眾涌上來，圍住了他，洪明俊看看鐘，突然衝出人群。……

在療養所飯廳里。

洪師傅繼續抽着煙，他的臉蓋滿了黑雲，一場

暴风雨仿佛立刻要发作了。

就在这时，洪明珍忽然叫起来：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大家涌到窗前，洪明俊骑了一辆新自行车，飞一样的驰到疗养所，然后象小老虎一样冲进房来。

“爹，我恭喜你啦！”洪明俊揩着汗珠。

“还早了一点，你该等晚上一两点钟我睡着了再来！”洪师傅生气地说。

洪师傅忽然叫着冲到洪明俊面前：

“明俊，你的眼睛怎么啦！”

洪明俊眼睛乌黑一片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看，眼睛上还带了个包来给我作礼物！”洪师傅愤然转向洪明俊，严厉地问：“你又跟谁打架啦！”

“哪儿是打架，我们学校的拳击小组今天跟第三中学比赛。”洪明俊解释说。

“什么？什么小组？”洪师傅听不明白。

“拳击。”洪明俊作了个手势。

“周书记，现在学校里还训练打拳的！”洪师傅不满地问。

“爹，不是打拳，是拳击！”

“大人说话别打岔！”洪师傅斥责地说：“反正

都是用拳头的，不是打拳是什么！打輸了是嗎？”

“不，我遇到的是少年組去年的冠軍……”

洪明俊說，習慣地揮動着拳头，不提防後面有人端了菜來，差一點把菜都打飛了。

“把你的拳收起來吧，不然你會把我們幾個菜都打光的。”洪師母說。

“馬上中學畢業了，你考慮好了沒有，到底要幹什麼，”洪師傅問。

洪明俊躲閃地答：“我還在考慮哩！”

“還在考慮，還在考慮，我耳朵都聽出蟲子來了！”

洪師母抱怨說：“好了，別趕這個時候教訓兒子啦，周書記，請坐！”

大家開始入座。

“請大家再稍為等一等我的老朋友顧師傅，他可能會來！”

洪明德和周書記探詢地对望了一眼。

“爹，顧師傅剛才叫人帶了個口飢給我，他今天不來啦！”

“怎麼啦？”洪師傅詭异地問：“病了？”

周書記指指自己的頭：

“是這兒有點毛病！”

“這個月一班的生產任務又落後了！”洪明德

說。

“我們一班？”洪師傅猛地一震。

“就是你們一班！我們車間本來可以得第一，就是你們這一班的任務完成的不好，所以給煉鋼車間搶在前面啦！”

洪師傅恍然若有所失。

周書記舉起酒杯：

“讓我用茶替酒，代表廠里的職工祝賀洪師傅在軋鋼機旁邊光榮地度過四十年！”

洪師傅心情沉重的舉起酒杯。

第 二 章

深夜，洪師傅一人在牀上輾轉難眠。

老朋友顧東林今天沒有來同他一起過生日，使他怔忡不安，這是几十年來所沒有的。

使他更難受的是：他的一班落後了。在全國人民奮力趕英國的時候，他的一班竟落後了。

他摸出懷表，表上已經三點半鐘。

他一節一節的撫摸着顧東林送的表鍊，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，突然被他回想起來——

解放前夕。雷鳴似的炮聲一陣緊一陣。

在軋鋼車間旁的發電間內國民黨殘匪正在拆卸馬達，準備搶走。

工人們圍在一邊，眼睛里都充滿了仇恨和憤怒。洪師傅突然沖上去，抱住馬達，不讓國民黨拆走。

國民黨殘匪中一個小頭目，用手槍柄打在洪師傅胸上。顧東林撲上來，用手抓住小頭目的手，不讓他們打洪師傅。被激怒了的國民黨殘匪，把目標轉移到顧東林身上，用鞭子一次又一次的抽打顧東林，顧東林始終護住洪師傅，鞭子落在身上，連眼睛也不眨一下。

廠里的糾察隊聞訊趕來，工人們也越來越多，國民黨殘匪見勢不妙，趕緊退走。

洪師傅又感激又難受的抹掉顧東林臉頰上的血痕。

顧東林若无其事的推开洪師傅的手，這時，他發現洪師傅胸前的表鍊已經被國民黨殘匪的槍托打斷。

洪師傅摸出表，表安然無恙的走着，表鍊却已經斷了。洪師傅拿着斷鍊，憤怒地望着國民黨殘匪遁走的方向。……

現在，洪師傅拿着顧東林送的新表鍊，心如潮

涌，多多少少事情猛然从他心上閃过去。

天刚刚亮，洪师傅就急急爬起来。

在走廊上，洪师傅碰到护士黄素贞。

黄素贞詭异地問：

“洪师傅，你怎么起来了！”黄素贞指指沒有玻璃的大鐘，鐘上才五點三刻！“到了起床的時候，鐘上的鈴就會響起來的。”

“不，我有要緊事。黃同志，我要回廠。”

“回廠？”黄素贞吃了一驚。“為什麼？”

“我們一班的生產沒搞好，落后啦！你讓我回去吧！”

“這我作不了主，得所長同意。”

“那我找邵所長去。”

“邵所長還沒有上班呢！”

洪師傅怔了一下，突然轉身朝邵所長宿舍走去。

邵所長的宿舍。

邵所長正在熟睡。一陣打門聲，把他惊醒。

“來啦，來啦，哪一位病員出了事？”邵所長問，一面急忙穿衣服。

他打開門，站在門口的却是洪師傅。

“洪師傅？！”邵所長奇怪地怔住。